

原生态舞蹈

辽西太平鼓

庞志阳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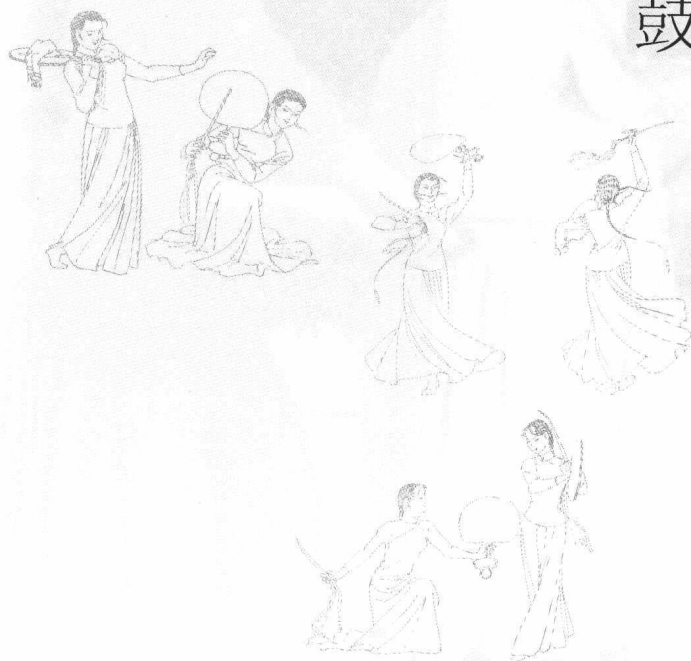
辽宁民族出版社



原生态舞蹈

辽西太平鼓

庞志阳 著

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© 庞志阳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原生态舞蹈:辽西太平鼓 / 庞志阳著. — 沈阳:辽宁民族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-7-80722-782-3

I.原… II.庞… III.花鼓舞 — 舞蹈 — 简介 — 辽宁省
IV. J722.2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2040 号

出版发行者:辽宁民族出版社

(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110003)

印刷者:沈阳市第三印刷厂

幅面尺寸:145mm × 210mm

印 张:6

字 数:160 千字

插 页:8

印 数:1-1000

出版时间: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吴昕阳

封面设计:杜 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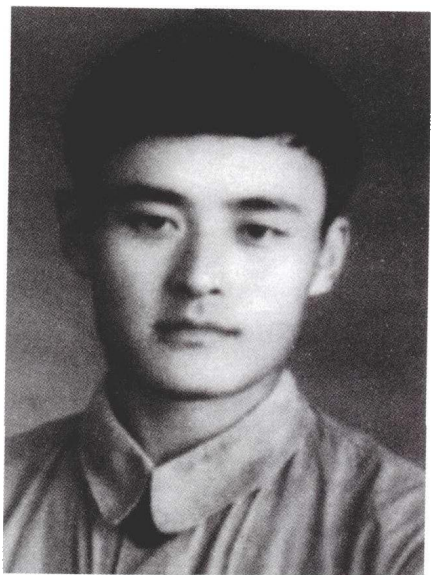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校对:侯俊华

定 价:25.00 元

联系电话:024-23284345

邮购热线:024-232843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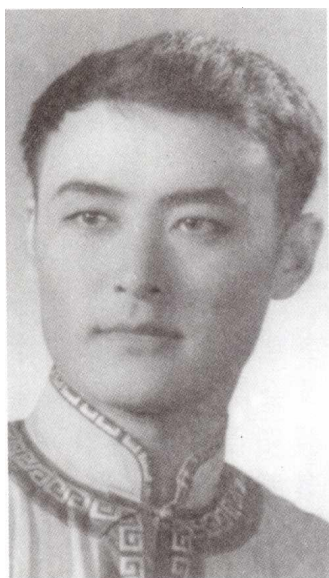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调换。



庞志阳 满族，辽宁省沈阳市人。国家一级编导。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毕业。多年以来从事部队文艺工作，历任舞蹈演员、舞蹈编导、舞蹈艺术指导等职。先后担任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，民间舞蹈学术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满族音乐舞蹈学会常务理事，辽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、顾问，沈阳满族联谊会理事、顾问。

自 1949 年由辽北转战辽西，直到 1954 年 8 月方离去，在五年多的岁月里，“粉墨留痕凌河畔，歌声嘹彻闯山巅”，走遍了辽西的山山水水，奠定了军旅人生和部队文艺事业的基础。作为一名解放军离休干部，始终把辽西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，如今仍在故乡的土地上默默地耕耘着。

此照片为 20 世纪 50 年代在辽西收集太平鼓时所拍摄。



辑录者剧照
1



辑录者剧照 2





太平腊鼓 明代绘画（采自台湾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）



太平春市图[清]丁观鹏绘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）



太平春图 (杨柳青年画)



打太平鼓图 (北京民间风俗百画)



1952年春节辽西军区文工团演出《胜利鼓》(中后打鼓者为辑录者)



1952 年春节辽西军区文工团演出《胜利鼓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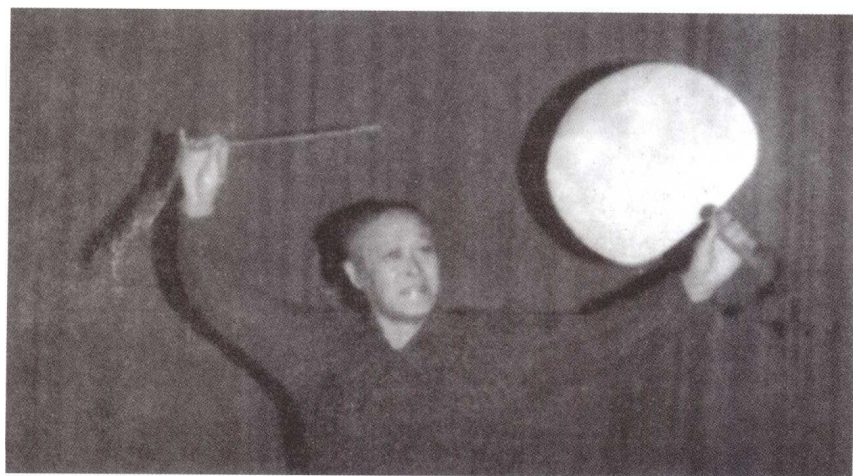
1985 年元宵节在北票市农村，
祁素贤(右)与徐桂英在祁家表
演太平鼓



1985 年锦州市群众
艺术馆组织老人挖
掘辽西太平鼓(明辉
摄)



1985 年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组织业余演员排练辽西太平鼓 (明辉摄)



辑录者近期鼓影 1



辑录者近期鼓影 2



辑录者近期鼓影 3

目 录

我和辽西太平鼓（代前言） / 001

综 述 / 013

辽宁舞蹈名称统一术语 / 029

服饰、道具 / 036

鼓 点 / 041

民 谣 / 054

动作说明 / 061

跳法说明 / 075

后 记 / 189

我和辽西太平鼓（代前言）

1949年10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，当时我所在的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队驻防在辽西重镇锦州。这一天，我们锦州军民齐聚在体育场上，随着北京传来的电波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庆祝仪式；这一天，我将我创作的第一部作品——秧歌舞《欢庆胜利》奉献给新中国；这一天，我有幸结识了受到广大辽西人民喜爱的民间舞蹈——辽西太平鼓，并与之结下了半生之缘。因此我把这一天作为我一生最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我永生永世不能忘怀的一天。

国庆前夜我们激动得整夜无眠，彻夜欢腾，1日清晨早早化好了装，穿上崭新的秧歌服装集合在操场上，把早已排练好的节目包括我创作的秧歌舞重新排练一遍后，就满怀信心地迎着黎明的曙光向数万军民集合之地的体育场走去。太阳升起来了，映照着体育场，红旗如海，歌声似潮。忽然，扩音器里传来：“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！”我们仿佛身临其境，不停地欢呼、跳跃，不自主地狂舞起来。当扩音器里传来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，向全中国、全世界庄严宣布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！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！”我们不由得喜泪流淌，振臂高呼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”随着天安门前声势浩大的游行开始，我们锦州军民与北京同步举行盛大游行，仪仗队、军乐队、旗队过去之后便是色彩缤纷的秧歌队，我们的秧歌队被指定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于是一路欢唱，一路狂舞，直到小凌河畔，又折向城里，出城在北门口外广场上打场。为欢庆的群众演出的第一个文艺节目就是我创作的《欢庆胜利》，我第一次以作者的身份接受观众的审查，当满场掌声响起时，

我也是第一次饱享创作的欣慰。这时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是一支群众秧歌队，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支秧歌队的后面是四位衣着华丽的老大娘，每人手中拿着一面团扇形的鼓，她们边打鼓，边舞蹈，快速旋转好似一溜风。啊！真是美妙极了，我不自主地叫起好来！这时催场的同志叫我上场，我只得转身离去。回到队里我仍是喋喋不休地谈起老大娘打鼓的事，很多外地参军的同志都说从来没见过，这时刚从锦州参军的小刘告诉我们，这叫太平鼓，是妇女们打的，锦州城家家都有，又说他家就有好几面鼓，他母亲、姐姐、嫂子们都会打。我急忙说：等休息时一定要到他家去看看，小刘连说：“中，中了。”为期七天的街头演出结束了，全队休息一天，尽管疲劳得很，腿都肿了，脚也磨破了，可人们仍然沉浸在幸福的欢乐之中。我拉起小刘就往他家跑，刘大妈高高兴兴地迎接我们，当老人得知我们是为看太平鼓而来，忙说：那还不容易，说着就从仓房拿出大小不一的6面太平鼓，指着其中最小的一面说：这是我家你姐姐6岁时给她瞒（蒙）的，接着就挨个介绍说：这个是你大嫂的嫁妆，那个是你二嫂娘家陪送的，那几个有我的和老刘家祖辈传下来的，比我的年龄还大哪。在我的盛情邀请下，刘大妈坐在炕上敲起鼓来，这时姐姐、嫂子们纷纷下场，在地上“拜起鼓”来，听到鼓声，左邻右舍的大妈、婶子、嫂子、姐姐们全都过来了。有的说：这离年还老远的，咋就拜起鼓来了？有的说：这国庆节刚过完，咋又拜起鼓来了？有的抓起鼓来就打，人们欢声笑语，鼓上下翻飞，真是“听见鼓声响，七手八脚忙下场”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一位大婶拉着我说：“别光看着，来，咱娘俩拜一个。”我连忙说：我不会。大婶硬拉我下场，我是顾了手，顾不了脚，出尽了洋相，逗得人们一阵哄笑。刘大妈忙说：别难为这孩子了。她拉我上炕坐下，教我打“单鼓点”，可我就是学不会，刘大妈就把着我的手教，才勉强打下来，刘大妈一松手，我自己还是打不上来。在我看来这辽西太平鼓也实在是太难掌握了，由此我更加佩服辽西的劳动人民和劳动妇女，她们竟能充分驾驭，运用自如。在刘大妈一家人的介绍

下，使我了解到这一面单皮鼓和一只竹鼓鞭具有多种功能，可击打鼓面、鼓背、鼓上沿、鼓穗、鼓边等各种部位；可以用鞭击、拳头扣、手掌按等，一面鼓变化无穷，实在是太丰富了。特别是所表现的内容全部是妇女的劳动生活、民间习俗，丝毫没有任何封建糟粕和低级趣味，这样纯洁高雅的民间艺术唤起我对它的无比热爱，我决心学它，再进一步地研究它。我立即向刘大妈表示，拜刘大妈为师，一定要学好太平鼓，请大妈收下我这个笨学生。刘大妈笑着说：看你说的，一个玩呗，想玩你就来。我真想对大妈说：我不是为了玩，我是为了工作，今后的工作。可话到唇边又收回来了。从此每逢假日和稍有休息的时候，我就跑到刘家学鼓，刘大妈总是耐心地教我，我更是鼓鞭不离手，鼓谱不离口地苦练着，不久就可以打出“单鼓点”、“原鼓点”、“双鼓点”、“卖花”、“踢毽”、“扑蝴蝶”、“弹棉花”、“吐露粉”等常用的鼓点。刘大妈高兴地说：“这可像咱锦州城的孩子了。”

1949年是一个胜利年、丰收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各条战线捷报频传。我们宣传队在演出、创作上也获得大丰收，我个人除了在演出中扮演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外，还创作了《欢庆胜利》，因此在年终总结时获得了物质奖励。总结大会上队长还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：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决定在沈阳复校，成立东北鲁迅文艺学院，部队文艺团体每个单位可保送三名学生。我们队经队部研究、政治部批准决定报送刘星非同志去学习剧作，佟文杰同志去学习音乐，庞志阳同志去学习舞蹈。全队同志立刻鼓掌、欢呼，热烈地祝贺我们，我们都表示决不辜负领导的信任、同志们的期望。我从此步入舞蹈艺术道路。当把这消息告诉刘大妈时，老人家激动得流下热泪，她哽咽着说：“孩子，这是好事啊！去吧！回来再跟大妈打鼓。”

到了东北鲁迅文艺学院，这座东北的艺术最高学府，一切都是新鲜的。一次在观摩老同学演出的歌舞节目中，我惊奇地发现有一个《辽西太平鼓舞》的节目，鼓点、动作都是我熟悉的，所以倍感

亲切。经老同学介绍才知道这是吴晓邦老师的作品。原来吴老师从延安到东北在行军途中经过辽西地区时，发现这种民间舞蹈，并为它的强大艺术魅力所吸引，就在不断地与敌人周旋的艰苦行军途中，就地采风收集的素材，鲁艺复校后，经过吴老师艺术加工，重新创作使之成为表现辽西人民欢庆翻身、解放的新作品。这使我深深地感动，吴老师不愧是新中国舞蹈的奠基人、舞蹈界的先行者，他认真地履行了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”精神，十分重视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我决心永远学习吴老师，力争毕业返回辽西，再深入民间老老实地学习以太平鼓为代表的乡土艺术。

鲁艺毕业了，我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辽西军区。这时宣传队已经改成了文工团，队伍扩大了，团里又决定建立舞蹈队，要我创作一个大型舞蹈，为舞蹈队排练演出。这时我就想起了在鲁艺学习期间，曾和我的同窗好友赵荣文一起研究要搞一部作品，将北方流传的各种鼓、钹集中在一起展示宏伟的气魄和强大的阵势，并约定两人分头在两地排练、上演。让花开两地，同根同源。按原来的构思，由大鼓、大钹开场，引上腰鼓，形成小高潮后，我大胆地加入一段女演员的辽西太平鼓，再接儿童波浪鼓伴花钹舞，最后鼓、钹齐鸣形成大场推向高潮结束。这是我第一次运用辽西太平鼓作为创作素材，虽然当时还很年轻、幼稚，创作只是刚刚起步，这部作品还是受到了观众的欢迎。辽西太平鼓一出场观众就认出来是自己的乡土艺术，也就倍感亲切。

当时我掌握的太平鼓素材是有限的，我立志要跑遍全辽西，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学习太平鼓，搞出更新、更美的作品。恰好文工团要分成若干个小队深入到农村演出。我所在的队要沿京山铁路巡回演出，即从新民起，直到山海关，一站不落地演出，有时还要到铁路两旁的村子去演，这也就给我创造了广泛学习太平鼓的机会。每到一地同志们忙着装台准备演出，留下我们几个人，往往只留下我自己向老乡学习太平鼓；当时学习很容易，只需要和房东大娘说上几句话就敲起鼓来，只要鼓声响起，太平鼓爱好者就纷纷跑来，争

先恐后地下场拜鼓。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些基础，常用的鼓点都已经会打了，遇到新鲜的鼓点就要重新学起，这一路我们学到很多新鼓点，收获颇多。一次从外地返回锦州，我在团俱乐部一角复习在外面学的鼓点，准备弄清节奏记谱，这时从门外跑进一个人，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指导员家新请来的保姆，我们按当地的习惯都称她为大嫂。大嫂喜笑颜开地说：你们八路军也拜鼓？我说：拜呀，大嫂你也会打吧，大嫂说：咋不会呢？哪一个锦州妇女都会打，不信咱姐俩拜一个，于是我就同她拜起鼓来。真没想到身边就有位太平鼓的爱好者。从此我经常找大嫂拜鼓，练习和纠正姿势，有时我替她抱孩子，请她表演，我从中找感觉，大嫂就成了我身边的老师。一次春节团里举行联欢晚会，大嫂也抱着孩子来参加，有人高喊：欢迎大嫂唱个歌，众人立即响应鼓起掌来。大嫂说：我唱歌不中，我给你们拜个鼓吧，不过我一个人不中，得小庞和我一起拜，我们姐俩可合把了。于是我就和大嫂一起表演起来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全团面前表演太平鼓，大家都觉得非常新鲜，都说这种民间舞蹈真好。一路上遇到几件和太平鼓有关的人和事，至今仍然记忆犹新，难以忘怀。一次在十三站（现名石山站）学鼓，正当满屋人鼓声咚咚、笑语连天时，从外面走来一位老大娘，她的右腿似乎不太灵便，走路很吃力，右眼也睁不开，她一到场，大家立刻停止打鼓，一起拥上前去迎接她。房东大娘忙着向我们说：来了高手了！这是我们屯的鼓仙儿啊！我们赶忙迎上去，扶老人上炕头坐，我们忙问：大娘高寿？老人笑着说：还小哪，我才七十三岁。房东大娘说：都说七十三、八十四阎王不请自个儿去，她呀离阎王可远去了，可精神了，一天没事拿烟袋敲“吊塔”敲的都是鼓点，你们到她家看看去，她家吊塔都被她敲出麻子来了。辽西地区通常是两间房子两铺炕连在一起，中间放隔板，白天吊起来，晚上放下来，俗称吊塔。大娘说：我腿脚不好，啥活也干不了，一天到晚坐在炕头上总困，我就挪到炕梢去，放下吊塔就敲起来，敲着敲着就精神了，就把来催命的小鬼给吓跑了。大娘说得满屋人都大笑起来。房